

# 老爸的黑发去哪儿了

□牛长青

晚饭后回娘家看爹妈,稍坐,然后继续走路散步,这是我平常生活中的必然程序。

看到老爸头上稀疏的几根头发又长了,我像往常一样让母亲找出剪刀,左手捏住发稍,右手轻轻地剪掉突兀的几根头发,用嘴吹完脖子上的些许残留,理发工作就结束了。老爸年轻时一头乌黑的头发,大大的波浪卷,小时候经常一边听父亲讲《草船借箭》、《空城记》,一边在他头上扎小辫儿。今天,我把剪下的灰白绒毛全部拢放在手心时,心突然紧了一下:老爸的黑发去哪儿了?

1937年,父亲出生在林县的一个小山村,我的曾祖父是方圆几里的郎中,悬壶济世,所以我一直认为我家也算是农民中的书香门第吧!

父亲年幼时聪明好学,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一所师专,17岁就在一个村里当小学教员。我14岁那年,父亲送我一个塑料皮日记本,让我把每天的见闻或感兴趣的事记下来,于是,便开始了我的第一篇日记。我中学时期的每一篇日记,父亲都精心批注,数年如一日,每每翻来,便心潮难平,最感动的还是父亲那厚重的期待和对子女一刻都不放松的要求。

父亲40岁那年,我们姐弟3个的学业基本完成,该享清福的父亲突然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决定,他要上电大,系统学习他喜爱的新闻专业。这时,常年伏案工作的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不时会出现天旋地转的感觉,非常痛苦。开始稀疏的头发和略显斑白的发际都表明他已不再年轻。父亲姓牛也属牛,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便义无反顾地坐到了电大班的教室里。

三年电大上下来,父亲的头顶已基本裸露,周边是卷曲的头发,形成了“地方包围中央”之势,便被他的孙子比着漫画里的人物称为动脑筋的老爷爷了。

我爷爷以90岁的高龄谢世,作为爷爷的独子,父亲的孝顺是出了名的,家里的挂历上,记满了爷爷的饮食起居情况。在爷爷病重住院期间,父亲寸步不离地服侍左右,喂爷爷吃喝时,60多岁的父亲由于身体发福,无法下蹲,他总是单腿跪地,支撑身体,那份关切和期盼,令在场的大夫和亲友无不动容。

父亲做得一手好菜,每逢姥姥家来了客人,他便一直钻在厨房,直到丰盛的饭菜上桌。我祖辈们除奶奶早逝外,其他的三位老人都是高寿,作为长子的父亲和作为长女的母亲,退休下来,当起了全职家庭保姆,母亲去照顾姥姥姥爷,父亲在家照顾爷爷和后来出生的小孙子,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多年,

直到把三位老人养老送终。

父亲是喜欢书画的,可是因为有太多的家务,笔墨纸砚只能束之高阁,所有的老人都安息了,孙子也上了小学,父亲才打开了尘封的油彩画笔。这时,我母亲又被确诊患了丙型肝炎,从此,父亲又踏上了漫漫的寻医问药之路。十多年过去了,北京、郑州、新乡……到处留下母亲求医的足迹,当然有我们的陪同,也定少不了父亲的跟随。父亲的书架上,有老书有新书,但近年购入的多为医学书籍,各种药品和营养成分分类摆放,摘录的资料可以用尺子度量,不只有母亲的,也有父亲认为业已中年需要进行养生的弟弟的。

就在这琐碎的忙碌中,父亲一天天老去,头发一天天稀少,一天天灰白,直到有一天,在街上远远地望见父亲的身影,整个脑袋与脸庞已浑然一色,走近了,父亲头侧幼年留下的疤痕,天生就带着的痞子赫然显现。身边女儿欢快地奔向姥爷,那如瀑的黑发随之摆动,生命的年轮就在这一静一中滚动着。

生我的人老了,我生的人在长大。岁月带走了父亲的头发,也终将带走他的一切,带走我的一切,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各得太极矣!

## 月光下的城市麦香

□杨开亮

在城市丛林的巨大剪影中,月光下这一片熟稔的麦香,给幽暗魅惑的都市夜生活,涂鸦出一道罕见的暖色调。氤氲着震撼心灵的质感,低调、热切、饱满,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抻拉得很长很长。天地苍黄,宇宙洪荒。

很少能看到有谁,还会被麦香的温暖吸引,还会被麦香的记忆感动。小城的人们也像杜甫很忙,但大都与写诗无关。鹤淇大道上车流穿梭,呼啸着从耳畔飞过。路的对面只几步之遥,那偌大的霓虹流彩的城市广场,早已人声鼎沸恍如天上的街市,袅腾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无须感喟人间冷暖,古今两重天。此时此景,我多么想回归儿时,在故乡一望无际的麦浪里,可劲儿翻滚,与发小们一起躲猫猫,肚子饿得咕咕叫时,就顺手掐个麦穗,捧在小手里反复揉搓,再嚼起小嘴吹跑糠皮,再将净麦粒抛送到嘴里。刚一咀嚼,满嘴的麦香沁入肺腑,心中陡生无比的力量,怀揣梦想振翅飞翔。



漓江山水(国画)  
□白雪石

## 麦收记忆

□张新亮

县城路边散落着几块尚未开发的土地,每天上下班早已熟视无睹,突然发现地里的麦子就要熟了,闲眠时站在办公室远眺,面积大小不一的金黄色的麦田在整齐碧绿的行道树映衬下格外赏心悦目,我不禁惊叹于自然的美和人们劳动果实的结合是那样的浑然天成。

我开始牵挂还在山村老家生活的父亲母亲,接连给父亲打电话问家里的麦收情况,电话里能清晰地听到联合收割机隆隆的轰鸣声。

又是一年麦熟时,不禁勾起了我许多有关麦收的回忆。麦收时节特别赶趁,加上天气炎热和山间道路崎岖,老家收麦十分艰辛,儿时的记忆中有烦恼也有快乐。

上世纪八十年代,收割、搬运、打场,整个麦收过程都得靠人工,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块场地用来打麦子,人们都住在坡上,而打麦场却都在村里最平的地方。在麦子收割前都要先碾场,这样收割挑回来的麦子才有地方安放,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碾场时也需要先耙地、松土,再洒水、洒糠,最后碾实、碾平等好几道工序。

碾场是最好玩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随着大人的忙碌,场地慢慢变得平实,等他们一收工,场地上就是孩子们的游乐场了。刚碾好的场地干净、平滑、湿凉,光着脚踩在上面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到现在也忘不了,孩子们每年只有一次在这么平整的场地上玩耍的机会,有跑的、跳的、躺的,追逐声、嬉闹声让整个山村都活跃起来,偶尔还会传

来大人的吆喝声,那是怕把整好的场地弄出塘土面,打场时麦子里就会沾上泥土。

一半天之后,场地上就会逐渐堆起一堆堆的麦子,麻烦也就随之而来。因为场地有限,陆续运到场里的麦子都得先堆放在场地四周,腾出当中的场地轮流打场,打场也需要晾晒、碾压、扬场好几道工序。那时候阴雨天特别多,遇到晴天,大家都想让自己家的麦子先进场,所以矛盾就出来了。有抢占地方的,有吵闹动手的,每年的这时候,都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那时父亲在外打工不在家,母亲一个人总是挤不到前面,为此没少生闷气。现在在我妈说起来,还忘不了那时收麦的艰难。

1994年左右,父亲与人合伙从洛阳购买了一台小型打麦机,不用再套牲口碾场了,让人们省劲儿不少,这是村里的第一台打麦机。慢慢地,村里陆续增添了好几台大功率打麦机,父亲的小打麦机就退出了打麦场,碾麦的石碾静静地躺在场边,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使用打麦机打麦人少了不行,因为需要接连不断地往机器里传送麦子,得一家人一块儿干,大致排好顺序后,轮到谁家就把打麦机支到谁家的麦垛前,开动机器后人就停不下来了,要有人守在进麦口往机器里送麦子,要有人在麦垛上给他们当二传手,还要有人在出麦口接麦子,其中就数往机器里续麦子的活儿最脏最累。

我直到现在也忘不了用机器打麦的场景,有一次由于家户多,打了一家又一家,20

岁的我和本家的几个兄弟一直不停地忙到晚上12点多,又累又困又渴,浑身上下都是黑灰,就跟非洲黑人差不多,只有张嘴时露出来的牙是白的。累了,我们就替换班在麦秸窝里眯一小会儿;渴了,就到井里打一桶凉水,咕咚咕咚饮一阵子那叫过瘾,脏了就跳到村西的水库了洗个澡。那时候虽然苦累,但是大家在一块儿劳动,心情却舒畅得很。

辛劳中也学会了负责和担当。1996年麦收,当第一车麦子还没有拉到家时,父亲的腰就疼得直不起来了,随后的麦收任务都落到了我和我妈身上,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所有的重活儿、累活儿我都和妈妈抢着干。

辛劳中也有甜蜜。1998年收麦时,我和现在的妻子正在谈恋爱,在老家帮父母收完麦子后,我来到县城妻子的家,当她发现我手指上还扎着好几个麦芒时,赶紧仔细地为我把小刺一个个挑出来,到现在那种别样的关怀和温情我依然记忆犹新。

到了2008年左右,村里开始有人引进了小型联合收割机,收麦子发展到了一步到位,省去了当中很多不必要的环节,人们只需要等在地头把干净的麦子接到袋子里运走就行了。机器轰鸣,预示着今年的小麦又丰收了。

虽然昔日热闹的打麦场早已另作它途,麦收的辛苦也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那些曾经的快乐、烦恼、担当和甜蜜将永远被铭记。

## 现代咏淇诗词 作品选

### 世外桃源

□范春潮

卫国故地淇水畔,  
山叠峰峭入云端。  
水动山静风声疾,  
天高气爽漫游船。

信手拈来野菊香,  
扬手散花水流间。  
若无闲事挂心头,  
修身养性在桃源。

### 踏莎行 游淇河

□姚慧明

柳带春烟,莺啼绣户,  
悠悠淇水云逐鹿。  
鸳鸯戏处俏声传,  
画舟丽影斜阳沐。

宋韵唐风,隋梁汉柱,  
诗香缕缕留人步。  
且行且叹且凭栏,  
不觉已忘归来路。